

## 父親的眼淚 蘇穎睿

我曾經問過我的女兒凱欣：「將來你結婚的時候，會否邀請我在你的婚禮中講道？」那時，她想也不想便答道：「不會！」我當然是有點失望啦，就問：「為什麼？」她答：「因為你會哭！」我想她是說得對，我到時很有可能啞不成聲，又怎能完成那篇講道呢？

三年前，她預備結婚了，可是她卻改變心意，請求我在她婚禮中講道。我聽了非常高興，立即承諾。但她跟著對我說：「不過，我倒有一個請求，你要和我在婚宴時跳第一隻舞。」這不但是一個大難題，簡直是一大壓力，因為我六十多年都沒有跳過舞。但我覺得這是一個不可錯失的機會，便決心去學跳舞，凱欣揀了一首歌給我，說是跳舞的音樂，我和太太忙著聽聽，誰料我們一面聽，一面流淚，這首歌名叫 Butterfly Kisses，非常有意思，我把歌詞意譯如下：

我心深知二事：

我的女兒是神所賜，

又是爹地的小天使！

猶記得她小時，

晚上跪在床邊，

閉上眼睛，

向主耶穌訴傾。

然後，給爹地一個蝴蝶式的親吻，

為此我感恩！

又記得她對我說：

「爹地，請你不要離開我的坐騎，

這是我首次嘗試，好驚！」

「爹地，我知道我焗的蛋糕，

並非上好，

但我會下次焗得更好！」

想來，雖然我有千萬錯，

但她仍是朝朝擁抱我，

晚晚給我蝴蝶式的親吻！

她已是婷婷玉立的少女，

也愈來愈像媽媽這樣帥，

既有婦人的成熟，

又有少女的脫俗，

香水與打扮，馬尾與蝴蝶，

相映成趣，

初試啼聲，展翅飛翔，

翱翔在這世上。

她對我說：

「爹地，你知道我是何等愛你，

但我已長大了，若你不介意，

我只在你臉上輕輕一吻！

想來，雖然我有千萬錯，

但她仍是朝朝的「錫」我，

晚晚給我蝴蝶式的親吻！

蝴蝶長大了，

離家免不了。

今天  
是她轉換姓氏的日子，  
我要拖著她，踏上地毯的那一端，  
在新娘房的一端，  
凝望著她心酸酸，  
她問：「爹哋，你想什麼？我漂亮嗎？  
你要拖我踏上地毯；爹哋，不要哭！」  
想來，雖然我有千萬錯，  
還是得著女兒的愛，  
我還要什麼呢？  
這正是父女情，父女愛！  
「爹哋，不要哭！」  
但這眼淚卻是父女情，父女愛的珍寶！

一提起眼淚，我就想到從前一幕幕的淚景：

- ◆ 當太太還懷著凱欣的時候，在懷孕約十個星期左右，發覺染上了德國疹，一個懷孕初期的孕婦，若在此時染上此病，孩子變成殘障的機會極高，或是盲、或是聾啞、或是智障。她還未有出生，我們夫婦二人已經不知哭了多少次！
- ◆ 當我們初移民到美國的時候，凱欣一句英語也不懂，但卻要天天上學，既聽不懂老師所講，也被其他小朋友孤立，令她非常不開心，晚晚發惡夢，驚醒後找我哭訴說：「爸爸，我在夢中見你帶我出街，拋下我，我好驚！」她哭了，我也哭了，作為一個父親，我可以作什麼呢？只有和她一同哭。
- ◆ 當她唸中學時，要接受一個大手術，手術後我去探她，見到她非常辛苦，作為一個父親，怎會不傷心流淚呢？
- ◆ 凱欣是中學籃球隊選手，一次她參加比賽，雙方爭持激烈，幾度賽和，要加時，最後她射入最後一球，為她的球隊打了勝仗。賽後她連忙跑到我身旁，抱著我大哭；當然這是勝利的淚。
- ◆ 2000年，我們要回歸香港，只剩下她和哥哥在美國，臨走的一晚，她從 Davis 駕車到三藩市與我們道別，彼此擁抱痛哭，這是分離之淚。
- ◆ 如今，我拖著她踏上地毯的一端，又要在講台上為她的婚姻祝禱，我發覺我們都是含著淚，帶著微笑，在神面前獻上感謝。

淚不一定是軟弱的代表，當我們無法用語言來表達內心之悲、喜時，淚就流下了來了，我就想到耶穌的眼淚，為著我們的罪流淚禱告，這種情真是不可思議。